

# 卷十

書名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撰者 漢 桓寬 撰，明 張之象 注  
 卷 卷十  
 內容分類 子- 儒家- 議論經濟- 漢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編號 C44452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4445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子部- 儒家- 10

漢籍善本全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鹽鐵論十二卷 嘉靖三十三年雲間張氏猗蘭堂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 鹽鐵論卷之一

漢 汝南 桓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 ● 本議第一

惟始元六年有詔書使丞相去聲御史與所

舉賢良文學語問民間所疾苦漢書食貨志曰昭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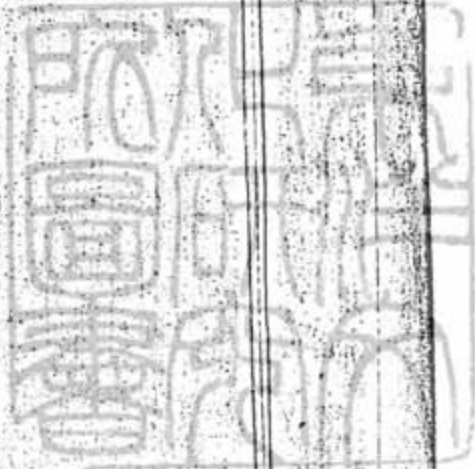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

民所疾苦教化之要車千秋傳曰武帝疾

立皇子鉤弋夫人男為太子拜大將軍霍  
 光車騎將軍金日磾御史大夫桑弘羊及  
 丞相千秋並受遺詔輔道少主武帝崩昭  
 帝初即位未任聽政政事壹決大將軍光

所究研京東院學化文方東

No. 1147







鹽鐵論卷之十

漢 汝南 桓 寬 撰

明 雲間 張之象 註

和親第四十八

大夫曰昔徐偃王行義而滅好儒而削知

文而不知武知一而不知二汜論曰徐偃

身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然而身

死國亡子孫無類指武篇曰王孫厲謂楚

文王曰徐偃王好行仁義之道漢東諸侯

三十二國盡服矣王若不伐楚必事徐王

之伐弱猶六魚之吞小魚也若虎之食豚

也。惡有其不得理。文王遂興師伐徐。殘之。  
徐偃王將死。曰。吾賴於文德。而不明武備。  
好行仁義之道。而不知詐人之心。以至於  
此。夫古之王者。其有備乎。人間訓曰。昔徐  
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者三十二國。王  
孫厲謂楚莊王曰。王不伐徐。必反朝。徐王  
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  
孫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  
石之投卵。虎之啗豚。又何疑焉。且聞為文  
而不能達其德。為武而不能任其力。亂莫  
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  
知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故君子

篤仁以行。然必築城以自守。設械以自備。  
為不仁者之害已也。是以古者蒐音搜獮音獮

振旅而數軍實焉。恐民之愉佚音逸而亡戒



難。去聲。春秋曰。正月公狩于郎。傳曰。春曰蒐。蒐。夏月苗。秋曰獮。春蒐者。不殺小麇。及孕重者。冬狩皆取之。百姓皆出不失其馳。不挾禽。不詭遇。逐不出防。此苗獮蒐狩之義也。故苗獮蒐狩之禮。簡其戎事也。主父偃曰。司馬法曰。國雖大好戰。必亡。天下雖平。忘戰必危。天下既平。天下大凱。春蒐秋獮。諸侯春振旅。秋治兵。所以不忘戰也。

故兵革者國之用。城壘音磊者國之固也。而

欲罷之。是去表見裏。示匈奴心腹也。匈奴

輕舉潛進以襲音集空虛。是猶不介而當矢

石之蹊。禍必不振。此邊境之所懼。而有司

之所憂也。

文學曰。往者通關梁。交有無。自單音于以下。

皆親漢內附。往來長城之下。其後王恢誤謀

馬邑。匈奴絕和親。故當路結禍紛拏奴加切而

不解。兵連而不息。邊民不解甲弛弩。行數十

年。介胄而耕耘。鉏音耰而候望。燧音燔音烽

音舉。丁壯弧音弦而出鬪。老者超越而入葆。

音言之足以流涕寒心。則仁者不忍也。匈奴

武帝即位。明知親約束。厚遇關市。饒給之。匈奴

自單于以下。皆親漢往來長城下。漢使馬

邑人聶翁壹。間闌出物。與匈奴交易。陽為賣

馬城。以誘單于。單于信之。而貪馬邑財物。迺

以十萬騎入武州塞。漢伏兵三十餘萬馬邑

旁。御史大夫韓安國為護軍將軍。護四將軍

以伏單于。單于既入漢塞。未至馬邑百餘里。

見畜布野而無人牧者。怪之。乃攻亭。時鴈門

尉史行微。見寇。深此亭。單于得欲刺之。尉史

知漢謀。迺下具告單于。單于大驚。曰。吾固疑

之。乃引兵還。出曰。吾得尉史。天也。以尉史為

天王。漢兵約單于入馬邑。而縱兵。單于不至。

以桃報之以李。未聞善往而有惡來者。繆稱

訓曰。易曰。即鹿無虞。惟入于林中。君子幾不如舍。

往吝。其施厚者其報美。其怨大者其禍深薄。

故聖人察其所以往。則知其所以來者。復恩

篇曰。施德者貴。不德受恩者尚必報。故君子敬而無失。與人恭而有禮。四海之內皆為兄弟也。故內省不疚。夫音扶何憂何懼。

大夫曰。自春秋諸夏之君。會聚相結。三會

之後。乖離相疑。伐戰不止。六國從親。冠帶

相接。然未嘗有堅約。况禽獸之國乎。春秋

存君在楚。誥一作馳音宥之會。書公。給音怠夷

狄也。春秋曰。春王正月。公在楚。公羊傳曰。何言乎公在楚。正月以存君也。春秋

曰。五月。公及諸侯盟于臯。馳。匈奴數朔和親而常先犯

約。貪侵盜驅。長詐謀之國也。反覆無信。

約百叛。若朱象之不移。商均之不化。而欲

信其用兵之備。親之以德亦難矣。修務訓曰。身正

性善。發憤而成。帽憑而為義。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道者。堯舜文王也。沉酗耽

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正。賢師不能化。丹朱商均也。

文學曰。王者中立而聽乎天下。德施方外。絕

國殊俗。臻於闕庭。鳳凰在列樹。麒麟在郊藪。

音叟羣生庶物。莫不被澤。非足行而人辨之也。

推其仁恩而皇之誠也。秦族訓曰。聖人在上。廓然無形。寂然無聲。

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辨而家說之也。推其誠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外寧矣。傳曰。有聲之聲。不過百里。無聲之聲。施及四海。

禮音出於越。由余長於胡。皆為伯音王賢佐故。

政有不從之教。而世無不可化之民。傳曰。蠶絲弗得。女工燔以沸湯。抽其統理。不成為絲。卵之性為雛。不得良雞。覆伏孚育。積日累久。則不成為雛。夫人性善。非得明王聖主扶携。內之以道。則不成為君子。詩曰。天生蒸民。其命匪謫。靡不有初。鮮克有終。言惟明王聖主。然後使之然也。詩云。酌彼行潦。挹彼注茲。故公劉處戎狄。戎狄化之。大

王。云。函。函。民。隨。之。周。公。修。德。而。越。裳。氏。來。日。公。劉。雖。在。戎。狄。之。間。復。後。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財。用。行。者。有。資。居。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始。故。詩。人。歌。樂。思。其。德。道。應。篇。曰。大。王。亶。父。居。邠。翟。人。攻。之。事。之。以。皮。帛。珠。玉。而。弗。受。曰。翟。人。之。所。求。者。地。無。以。財。物。為。也。大。王。亶。父。曰。與。人。之。兄。居。而。殺。其。弟。與。人。之。父。處。而。殺。其。子。弗。為。皆。勉。處。矣。為。吾。臣。與。翟。人。奚。以。異。且。吾。聞。之。也。不。以。其。所。養。害。其。養。杖。策。而。去。民。相。連。而。從。之。遂。成。國。於。岐。山。之。下。辨。物。篇。曰。成。王。時。有。三。苗。貫。桑。而。生。同。為。一。秀。大。幾。盈。車。民。得。而。上。之。成。王。成。王。問。周。公。此。何。也。周。公。曰。三。苗。同。秀。為。一。意。天。下。其。和。而。為。一。乎。後。三。年。則。越。裳。氏。重。譯。而。朝。曰。道。路。悠。遠。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重譯而來朝也。周公曰。德澤不加。則君子不。



饗其質。政令不施，則君子不臣其人。譯曰：吾受命於吾國之黃髮久矣。天之無裂風淫雨，意中國有聖人耶？有則耒耜朝之，然後周公敬受其所以來矣。其從善如影，響為政務以德親近，何憂於彼之不改。

繇役第四十九

大夫曰：屠者解分中，去聲理可橫以手而離也。至其抽筋，音鑿骨非行金斧不能決。賈誼

曰：屠牛坦一朝解十二牛，而芒刃不頓者，所排擊剝割，皆衆理解也。至於寬解之所，非斤則斧。夫仁義恩厚，人主之芒刃也。權勢法制，人主之斤斧也。聖主循性而化，有不從者，亦將舉兵而征之。是以

湯誅葛伯，文王誅犬夷

用兵紀曰：古之賢王有義兵而無偃

兵家無怒咎，則豎子嬰兒之有過也立見。國無刑罰，則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見。天下無誅伐，則諸侯之相暴也立見。故怒咎不可偃於家，刑罰不可偃於國。誅伐不可偃於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聖王有義兵而無偃兵。孟子曰：湯居亳，與葛為鄰。葛伯放而不祀，湯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犧牲也。湯使人遺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湯又使人問之曰：何為不祀？曰：無以供粢盛也。湯使亳衆往為之耕，老弱饋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奪之，不授者殺之。有童子以黍肉餽而奪之，書曰：葛伯仇餉。此之謂也。為其殺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內皆曰：非富天下也。為匹夫匹婦復讐也。匈奴傳曰：周西伯昌伐畎夷，詩曰：肆不殄厥愾，亦不殞厥問。柝

拔矣。行道允矣。混夷駟矣。維其喙矣。顏師古曰。西伯昌。即文王。畎夷。即畎戎也。又曰。昆夷。山海經云。黃帝生苗龍。苗龍生融。吾融。吾生弄明。弄明生白犬。犬有二牝牡。是為犬戎。許慎曰。赤狄。本犬種。故字從犬。

不寧。周宣王仲山甫。古本作尹。古甫。式遏寇虐。詩云。薄伐獫狁。至于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

方。匈奴傳曰。周懿王時。王室遂衰。戎狄交

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獫狁之故。豈不日

征。伐之。詩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獫狁。至于

太原。出車彭彭。城彼朔方。是時。四夷賓服。

稱為自古明王。不能無征伐而服不義不

能無城壘音石而禦強暴也。

文學曰。舜執干戚而有苗服。文王底德而懷

四夷。大禹謨曰。三旬苗民逆命。益贊于禹曰。

乃天道。至誠感神。矧茲有苗。禹拜昌言曰。俞

班師振旅。帝乃誕敷文德。舞干羽于兩階。七

旬有苗格。道應篇曰。文王砥德修政二年。而

天下二垂歸之。人間訓曰。文王葬死人之時。

歸之。夷。詩云。鎬京辟雍。自西自東。自南自

北。無思不服。修文篇曰。天下有道。則禮樂征

作樂。禮樂者。行化之大者也。孔子曰。移風易

自此無思不普天之下惟人面之倫莫不引

服此之謂也。故書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

領而歸其義。故書地為境人莫之犯子曰白

刃可冒中庸不可入。至德之謂也。故善攻不

待堅甲而克善守不待渠梁而固。兵略訓曰善守者無

與御善戰者無與鬪。泰族訓曰守武王之伐

殷也。執黃鉞誓牧之野天下之士莫不願為

之用。既以義取之以德守之。帝王世紀曰武

左擁而右扇之。紂政彌亂殷太史向摯載其

圖書而歸周王以告于諸侯四年起師而東

至商郊牧野乃作木櫜王鞶係解五人御於

前莫肯為王係鞶皆曰臣所以事君王非為

係鞶也。王乃釋旄鉞而係之與紂戰紂師敗

績禽費仲惡來紂赴于京自燔于宣室而死

二嬖妾與妲己亦自受乃以大白髦麾諸侯

入殷商都百姓咸待于郊王使告曰上天降

休商人皆拜王亦答拜以兵入造紂及妲己

尸王親射之三發然後下車以劍擊之周公

為司徒使以黃鉞斬紂頭懸于大白之旗召

公為司空又使以玄鉞斬妲己頸懸之小白

世宗論卷一

而問曰。將奈其士衆何。太公對曰。臣聞愛其  
人者。兼屋上之烏。憎其人者。惡其餘胥。咸劉  
厥敵。使靡有餘。何如。王曰。不可。太公出。劭公  
入。王曰。為之奈何。邵公對曰。有罪者殺之。無  
罪者活之。何如。王曰。不可。邵公出。周公入。王  
曰。為之奈何。周公曰。使各居其宅。田其田。無  
變舊新。唯仁是親。百姓有過。在於一人。武王  
曰。廣大乎。平天下矣。凡所以貴士君子者。以  
其仁而有德也。道應篇曰。武王問太公曰。寡  
人伐紂天下。是臣殺其主。而下伐其上也。吾  
恐後世之用兵不休。鬪爭不已。為之奈何。太  
公曰。甚善。王之問也。夫未得獸者。唯恐其創  
之小也。已得之。惟恐傷肉之多也。王若欲久  
持之。則塞民於兇道。全為無用之事。順擾之  
教。彼皆樂其業。供其事情。昭昭而道冥冥。於  
是乃去其脊而載之。木解其劍而帶之。笏為  
三年之喪。令類不蕃。高辭卑讓。使民不爭。酒  
肉以通之。等瑟以娛之。鬼神以畏之。繁文滋



禮以弇其質。厚葬久喪。以亶其家。含珠繡  
綸組。以貧其財。深鑿高壟。以盡其力。家貧於  
少。慮患者貧。以此移風。可以持天下弗失。故  
老子曰。化而欲作。吾將鎮之以無名之樸也。

秦以力取之。以法守之。本末不得。故亡。夫

文猶可長用。而武難久行也。

賈誼曰。陳涉之  
位。不尊於齊楚。

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也。鉏耰棘矜。不鈇於  
鉤戟長鎡也。謫戍之衆。非抗九國之師也。深  
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曩時之士也。然  
而成敗異變。功業相反。試使山東之國。與陳  
涉度長絜大。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  
然秦以區區之地。致萬乘之權。招八州而朝  
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崤函為  
宮。一夫作難。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勢異也。又曰。秦  
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

士民廢王道而立私愛。焚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天下始。夫兼并者高詐力。安危者貴順權。以此言之。取予攻守不同術也。秦雖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以其所以取之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也。班固曰。古人有言。天生五材。民並用之。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朴不可弛於家。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者耳。孔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文德者。帝王之利器。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于刑措。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

大夫曰。詩云。獫狁孔熾。我是用戒。武夫潢潢。經營四方。故守禦征伐。所由來久矣。

曰。夫神農伏犧。不施賞罰。而民不為非。而立政者。不能廢法。而治民。舜干戚而服。有苗。然而征伐者。不能釋甲兵。而制強暴。春秋譏戎驪未至。預

禦之。春秋曰。公追戎於濟西。公羊傳曰。此追也。此未有伐中國者。則其言為中國追何。大其未至。而豫禦之也。其言于濟西何。大之。故四支強而躬體固。華葉茂而本根

據。故飭四境。所以安中國也。發戍。絮漕。所以審勞佚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

先帝憂百姓不澹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先帝憂百姓不澹也。主憂者臣勞。上危者下死。

貶樂損膳。以賑窮。備邊費。出禁錢。解乘輿。驂。不給。天子乃損

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澹之其明年  
山東被水災民多飢乏於是天子遣使虛  
郡國倉廩以賑貧未見報施之義而見沮成之理  
非所聞也

文學曰周道衰王迹熄諸侯爭強大小相凌

是以強國務侵弱國設備甲士勞戰陳古陣

役於兵革故君勞而民困苦也覽真訓曰晚

異族諸侯制法各殊習俗縱橫間之舉兵而

相角攻城檻殺覆高危安掘墳墓揚人骸大

衝車高重京除戰道犯嚴敵殘不義百往一

反聲苟盛也是故壯質輕足者為甲卒千里

之外家老羸弱悽愴於內厮徒馬圉輶車奉

饋道馬遼遠霜雪亟集短褐不完人羸車弊

泥塗至至膝相携於道奮首於路身枕格而死

所謂兼國有地者伏尸數十萬破車以千百

數傷弓弩矛戟矢石之創者扶舉於路故世

至於枕人頭食人肉飲人血甘之芻豢故自

三代以後者未嘗得安其情性而樂其習俗

保其修命天而不夭於人虐也今中  
國為一統而方內不安繇音遙役遠而外內煩  
也古者無過年之繇音遙無踰時之役詩傳曰

時民行役者不踰時男女不失時以偶孝子  
不失時以養外無曠夫內無怨女上無不慈  
之父下無不孝之子父子相成今近者數千  
里遠者過萬里歷二期長音掌子不還父母愁  
憂妻子詠歎憤懣音悶之恨發動於心慕思之



積痛於骨髓。此杖杜采薇之所為作也。詩序曰。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杖杜以勤歸也。

### 險固第五十

大夫曰。虎兕所以能執能罷。服羣獸者。爪牙利而攫。音便也。秦所以超諸侯吞天下并敵國者。險阻固而勢居然也。故龜倡有介。狐貉不能禽。通作擒。蝮蛇有螫。音式。人忌而不。故有備則制人。無備則制於人。韓非曰。

虎豹之所以能勝人。執百獸者。以其爪牙也。當使虎豹失其爪牙。則人必制之矣。今勢重者。人主之爪牙也。君人而失其爪牙。虎豹之類也。故仲山甫補

衮職之闕。蒙公築長城之固。所以備寇難

去而折衝萬里之外也。詩曰。衮職有闕。維

傳曰。秦滅六國。始皇帝使蒙恬將數十萬之衆。北擊胡悉收河南地。因河為塞。築四十四縣城。臨河徙適戎以充之。而通直道自九原至雲陽。因邊山險。塹谿谷。可繕者繕之。起臨洮至遼東萬餘里。又度河據陽山。北假中。匈奴單于曰。頭曼。頭曼不勝秦。北徙十年。今不固其外。欲安其內。猶家人不

堅垣墻。狗吠夜驚。而闇昧妄行也。韓非子曰。不謹

其閉不固其門虎乃將存不  
慎其事不掩其情賊乃將生

文學曰秦地左肴音殺函音威右隴氐音低前蜀漢

後山河四塞以為固金城千里良將去聲勇士

設利器而守陁音陁形陁音陁墨子守雲梯之械也

修務訓曰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自

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齒而不休息裂衣裳

裹足至於郢見楚王曰臣聞大王舉兵將攻

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忘其苦衆勞民頓

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

地猶且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又且為不義

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必傷義而不得

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墨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

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墨子設守宋之

備九攻而墨子九却之弗能

入於是乃偃兵轍不攻宋以為雖湯武復

生蚩尤復起不輕攻也然戍音絮卒陳勝無將

帥之任師旅之衆奮空拳而破百萬之師



無墻籬之難

賈誼曰始皇奮六世之餘烈振

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敲朴以鞭笞天下威

振四海南取百粵之地以為桂林象郡百粵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

城而守藩籬却匈奴七百萬餘里胡人不敢南

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王

之道燔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殺豪俊

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鏃鑄以為金人

千二以弱天下之民然後踐華為城因河為

池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固良將勁

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天



下已定。始皇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始皇既沒，餘威振于殊俗，然而陳涉甕牖繩樞之子，氓隸之人，而遷徙之徒也。材能不及，非有仲弓墨翟之賢，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俛起阡陌之中，率疲散之卒，轉而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下雲合而響應，裹糧而景從。故在德不在固，誠以行義為阻，道德為塞，賢人為兵，聖人為守，則莫能入。如此，則中國無狗吠之警，而邊境無鹿駭狼顧之憂矣。夫音扶何妄行之有乎？魏武侯浮西河而下，中流顧謂吳起也。吳起對曰：『美哉乎河山之固也！』此魏國之寶也。右彭蠡，德義不修，而舜滅之。夏桀之居左河

濟，右太華，伊闕在其南，羊腸在其北，修政不仁。湯放之，殷紂之國，左孟門而右太行，常山在其北，大河經其南，修政不德。武王伐之，由此觀之，在德不在險。若君不修德，船中之人，盡敵國也。武侯曰：善。左思曰：劍閣雖嶮，憑之者蹶，非所以深根固蒂也。洞庭雖濬，負之者北，非所以愛人治國也。詩傳曰：今有堅甲利兵，不足以施敵，破虜，弓良矢調，不足射遠，中微，與無兵等爾。有民不足，強用嚴敵，與無民等爾。故盤石千里，不為有地，愚民百萬，不為有民。詩曰：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莊辛曰：居不為垣，墻人莫能毀傷；行不從周，衛人莫能暴害。此君子之行也。

大夫曰：古者為國，必察土地，山陵阻險，天時地利，然後可以王。伯音霸故制地城郭，飭

溝壘

音磊

以禦寇固國。春秋曰：冬浚洙。朱修

地利也。

春秋曰：冬浚洙。公羊傳曰：洙者何？水也。浚之者何？深之也。曷為深之？

畏齊也。曷為畏齊？辭殺子糾也。穀梁傳曰：浚洙者，深洙也。著力不足也。三軍

順天時以實擊虛，然固於阻險，敵於金城。

楚莊之圍宋，秦師敗崤。

音欽

欽

巖是也。

宋世

家曰：文公十七年，楚以圍宋。五月，不解。宋城中急，無食。華元乃夜私見楚將子反，子

反告莊王。王問城中何如，曰：析骨而炊。易子而食。莊王曰：誠哉言。我軍亦有二日糧。

以信，故遂罷兵去。公羊傳曰：秦伯將襲鄭，百里子與蹇叔子諫曰：千里而襲人，未有

不亡者也。秦伯怒曰：若爾之年者，宰上之

大，洪矣。爾曷知師出？百里子與蹇叔子送

其子而戒之曰：爾即死，必於穀之欽巖是

文王之所辟風雨者也。吾將尸爾焉。子揖

師而行。百里子與蹇叔子從其子而哭之。

秦伯怒曰：爾曷為哭吾師？對曰：臣非敢哭

君師，哭臣之子也。弦高者，鄭商也。遇之，殺

矯以鄭伯之命而犒師焉。或曰：往矣。或曰：反矣。然而晉人與姜戎要之，殺而擊之。匹馬隻輪，無反者也。故曰：天時

地利。羗胡固近於邊，今不敢取，必為四境

長患。此季孫之所以憂顓臾，有勾踐之變

而為強吳之所悔也。

文學曰：地利不如人和，武力不如文德。

謂莫

教曰：師克在和，不在衆。商周之敵，君之所聞也。成軍以出，又何濟焉？孫卿曰：夫兵之要

在附親士民而已。六馬不和。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中微。士民不親附。湯武不能以戰勝。由此觀之。要在於附親士民而已矣。兵略曰。駟馬不調。造父不能以致遠。弓矢不調。羿不能以必中。君臣乖心。則孫子不能以應敵。吳子曰。不和於國。不可以出軍。不和於軍。不可以出陣。不和於陣。不可以進戰。不和於戰。不可以決勝。周之致

遠。不以地利。以人和也。百世不奪。非以險以

德也。婁敬曰。武王伐紂。不期而會孟津上。八百諸侯。遂滅殷。成王即位。周公之屬傳

相焉。乃營成周。都維。以為此天下中。諸侯四方納貢職。道里鈞矣。有德則易以王。無德則易以亡。凡居此者。欲令務以德致人。不欲阻險。今後世驕奢。以虐民也。汜論曰。武王克殷。欲築宮於五行之山。周公曰。不可。夫五行之山。固塞險阻之地。使我德能覆之。則天下納

其貢職者。迴也。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之伐我難矣。此所以三十六世而不奪也。周公可謂能持滿矣。許慎曰。迴。迴難也。迴或作固。固。必也。周公言我有暴亂之行。則天下當來伐我。我無為於五行之山。使天下來伐我者難也。言其依德不恃險也。吳有三江

五湖之難。而兼於越。楚有汝淵。滿堂之固。而

滅於秦。秦有隴阨。音低音峩塞而亡於諸侯。晉

有河華。音去聲九河而奪於六卿。齊有泰山巨海

而負於田常。桀紂有天下。兼有濟亳。音薄秦王

以六合困於陳涉。非地利不固。無術以守之

也。釋邇憂遠。猶吳不內定其國。而西絕淮山



與齊晉爭強也。越因其罷。音疲擊其虛。蔡澤曰：吳王夫

差兵無敵於天下。勇猛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使吳王用申

胥。修德無恃。極其衆則勾踐不免為藩臣。海

崖何謀之敢慮也。吳語解曰：申胥楚大夫。伍

二十年。奢誅於楚。負奔吳。吳子與之申地。故曰申胥。

大夫曰。楚自巫山起方城。屬巫黔。音中設

扞關以距秦。秦包商洛嶠。音函以禦諸

侯。韓阻宜陽。伊闕。要成臯。太行。音杭以安周

鄭。魏濱洛。築城阻山。帶河。以保晉國。趙結

飛狐。句注。孟門。以存荆代。燕塞碣石。絕

谷。繞援遼。齊撫阿甄。關榮歷。倚太山。負海

河。關梁者。邦國之固。而山川社稷之寶也。

徐人滅舒。春秋謂之取惡。音汗其無備得物

之易。音異也。春秋曰：徐人取舒。公羊：故恤來

兵。仁傷刑。君子為國。必有不可犯之難。去聲

易曰：重門擊柝。以待暴客。言備之素修也。

文學曰：阻險不如阻義。昔湯以七十里為政

於天下。舒以百里亡於敵國。此其所以見惡

音也。秦族訓曰：天子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鄆百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丘，以歸，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令於諸侯。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纂殺之行，無益於恃天下矣。汜論曰：堯無百戶之郭，舜無置錐之地，以有天下。禹無十人之衆，湯無七里之分，以王諸侯。文王處岐周之間也，地方不過百里，而立為天子者，有王道也。夏桀殷紂之盛也，人跡所至，舟車所通，莫不為郡縣，然而身死人手，而為天下笑者，有亡形也。故得王道者，雖小必大，有亡形者，雖成必敗。趙襄子以晉陽之城，霸智伯以三晉之地，擒潁王以大齊亡田單，以即墨百功，故國之亡也。雖大不足恃，道之行也。雖小不可輕，由此觀之，存在得道而不在於大也。

亡在失道。而使關梁足恃，六國不兼於秦，河

山足保，秦不亡於楚漢，由此觀之，衝隆不足

為強，高城不足為固，行善則昌，行惡則亡。詩

曰：堅甲利兵，不足以為武，高城深池，不足以

為固。嚴令繁刑，不足以為威。由其道則行，不

由其道則廢。昔楚人蛟革犀兕，以為甲，堅如

金石，死如鉅蛇，慘若蜂蠆，輕利剛疾，卒如飄

風，然兵殆於垂沙，唐子死於莊躡，走楚分為三

四者，此豈無堅甲利兵也哉？所以統之，非其道故也。汝淮以為險，江漢以為池，緣之以方城，限之以鄧林，然秦師至于鄆郢，舉若振槁，然是豈無固塞限險也哉？其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紂殺比干而囚箕子，為炮烙之刑，殺戮無時，羣下愁怨，皆莫與其命，然周師至，令不行乎左右，而豈其無嚴令繁刑也哉？其

所以統之者非其道故也。若夫明道而均分之。誠愛而時使之。則下之應上如影響矣。王者博愛遠施。外內合同。四海各以其職來祭。何擊柝而待。傳去曰。諸侯之有關梁。度人之有爵祿。非升平之典。蓋自戰國始也。

論勇第五十一

大夫曰。荆軻懷數年之謀。而事不就者。三尺七音首不足恃也。秦王憚於不意。列斷

賁育。介七尺之利也。燕丹子曰。荆軻刺秦

把其袖。秦王曰。乞聽琴聲而死。琴女奏曲云。羅縠單衣。可掣而絕。三人屏風。可超而

越。鹿盧之劍。可負而拔。王從其計。軻不解琴。故及於難。使專諸空拳

不免於為禽。左傳作魚。設要離無水。不能

遂其功。刺客傳曰。伍子胥知公子光之欲殺吳王僚。乃曰。彼光將有內志。未

可說以外事。乃進專諸於公子光。光既得專諸。善客待之。九年而楚平王死。春。吳王僚欲因楚喪。使其二弟公子蓋餘屬庸。將

兵圍楚之潛。使延陵季子於晉。以觀諸侯之變。楚發兵絕吳將蓋餘屬庸路。吳兵不得還。於是公子光謂專諸曰。此時不可失。

不求何獲。且光真王嗣。當立。季子雖來。不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弟將兵伐楚。楚絕其後。方今吳外困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如我何。公子

光頓首曰。光之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窟室中。而具酒請王僚。王僚使

兵陳自宮至光之家門戶階陛左右皆王僚之親戚也。夾立侍。皆持長鉞。酒既酣。公子光為足疾。入窟室中。使專諸置匕首。魚炙之腹中而進之。既至王前。專諸擘魚。因以匕首刺王僚。王僚立死。左右亦殺專諸。王人擾亂。公子光出其伏甲以攻王僚之徒。盡滅之。遂自立為王。是為闔閭。乃封專諸之子以為上卿。吳越春秋曰。吳王欲殺王子慶忌。而莫之能殺。吳王患之。要離曰。臣能之。吳王曰。汝惡能乎。吾嘗以六馬逐之。江上矣。而不能及。射之。矢左右滿把。而不能中。今汝拔劍。則不能舉臂。上車。則不能登軾。汝惡能。要離曰。士患不勇耳。奚患而不能。王誠能助臣。請必能。吳王曰。諾。明旦加要離罪焉。摯執妻子焚之。而揚其灰。要離走。往見王子慶忌。忘於衛。王子慶忌喜曰。吳王之無道也。子之所見也。諸侯之所知也。今子得免而去之。亦善矣。要離與王



子慶忌居有間。謂王子慶忌曰。吳之無道也。愈甚。請與王子往。奪之國。王子慶忌曰。善。乃與要離俱涉於江。中江拔劍以刺王子慶忌。粹之。投之於江。浮則又取而拔之。如此者三。其卒曰。汝天下之國士也。幸汝以成。而名。要離得不死。歸於吳。吳王大說。請與分國。要離曰。不可。臣請必死。吳王止之。要離曰。夫殺妻子。焚之。而揚其灰。以便事也。臣以為不仁。夫為故主。殺新主。臣以為不義。夫粹而浮乎江。三入三出。特王子慶忌為之。賜而不殺耳。臣已為辱矣。夫不仁不義。又且已辱。不可以生。吳王不能止。果仗劍而死。要離可謂不為賞動矣。故臨大利而不易其義。可謂廉矣。廉。故不以富貴而忘。世言強楚勁鄭。有犀兕之甲。棠谿之鉞。音也。內據金城。外任利兵。是以威行。

諸夏強服敵國。故孟賁奮臂，衆人輕之。怯

夫有備，其氣自倍。語曰：騏驥之衰也，駑馬

勝之。况以吳楚之士，舞利劍，蹶音決強弩，以與

貉虜騁音逞於中原，一人當百，不足道也。夫

音扶如此，則胡無守谷，谿無交兵，力不支漢

其勢必降。此商君之走魏，而孫臏之破梁

也。衛鞅傳曰：孝公二十二年，使衛鞅將而

伐魏。魏使公子卬將而擊之。軍既相距，

衛鞅遺魏將公子卬書曰：吾始與公子驩

今俱為兩國將，不忍相攻。可與公子面相

見。盟樂飲而罷兵，以安秦魏。魏公子卬以

為然，會盟。已飲而罷，衛鞅伏甲士而襲虜魏

公子卬，因攻其軍，盡破之。以歸秦。魏惠王

兵數破於齊，秦國內空。日以削，恐乃使使

割河西之地獻於秦，以和。而魏遂去安邑

徙都大梁。孫臏傳曰：宣王二年，魏與趙攻

韓，韓告急於齊。齊使田忌將而往，直走大

梁。魏將龐涓聞之，去韓而歸。齊軍既已過

而西矣。孫子謂田忌曰：彼三晉之兵，素悍

勇而輕，齊號為怯。善戰者，因其勢而利

導之。兵法：百里而趨利者，蹶上將；三十里

而趨利者，軍半至。使齊軍入魏地，為十萬

竈，明日為五萬，竈龐涓行三日，大喜曰：我

固知齊軍怯，入吾地三日，士卒亡者過半

矣。乃棄其步軍，與其輕銳倍日并行逐之。

孫子度其行，暮當至馬陵。道狹而旁

多阻隘，可伏兵。乃斫大樹，白而書之曰：龐

涓死於此樹之下。於是令齊軍善射者萬

弩，夾道而伏。期日暮，見火舉而俱發。龐涓

果夜至，斫木下，見白書，乃鑽火燭之。讀其

孟金論卷一

三



書未畢。齊軍萬弩俱發。魏軍大亂。相失。龐涓自知智窮兵敗。乃自剄曰。遂成豎子之名。齊因乘勝盡破其軍。虜魏太子申以歸。孫臏以此名顯天下。世傳其兵法。

文學曰。楚鄭之棠谿墨陽。非不利也。蘇秦曰。棠谿墨

陽。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者也。許慎曰。二者皆利劍名。或曰。皆地名。出美劍者也。庫

鞬音逐兕甲。非不堅也。然而不能存者。利不足

恃也。秦兼六國之師。據嶠音交函音咸而御宇內。

金石之固。莫耶古本邪之利也。莫邪。吳王劍名。干將妻之所造

也。干將妻曰莫邪。然陳勝無士民之資。甲兵

之用。鉏音鋤耰音耩棘音姜疆音姜以破衝隆。武昭音昭不擊。

鳥號不發。許慎曰。衝。臨衝也。所以臨敵城。衝

強也。言體隆而強也。樂書曰。韶。蕭韶也。舜之

樂也。武。犬武也。武王之樂也。應劭曰。鳥號。弓

也。楚有拓桑。其材堅勁。鳥時其上。及其將飛。

枝必撓下。勁能復起。巢鳥隨之。鳥不得飛。欲

墮而號。伐其枝以爲弓。因曰。鳥號之弓也。張

揖曰。黃帝鑄鼎於荆山。鼎湖。得道而仙。乘龍

上天。小臣不得上。挽。悉持龍鬣。拔墮黃帝之

弓。百姓仰望。抱弓而號。故後世名其弓曰。鳥

號也。兵略曰。二世皇帝。勢爲天子。富有天下。人迹所至。舟楫所通。莫不爲郡縣。然縱耳目之欲。窮侈靡之變。不顧百姓之飢寒窮匱也。與萬乘之駕。而作阿房之宮。發閭左之戍。收太半之賦。百姓之隨逮肆刑。挽輅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萬之數。天下敖然若焦熱。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寧。吏民不相繆。戊卒陳勝。興於大澤。攘臂袒右。稱爲大楚。而天下響應。

當此之時。非有牢甲利兵。勁弩強衝也。伐棘  
 棗而為矜。周錐鑿而為刃。剡槲荼。奮僂鑿。以  
 當修戟強弩。攻城略地。莫不降下。天下為之  
 栗沸。螳動。雲徹。席卷。方數千里。勢位至賤。而  
 器械甚不利。然一人唱而天下應之者。積怨在於民也。  
 所謂金城者。非

謂築壤而高土。鑿地而深池也。所謂利兵者。

非謂吳越之鋌。音挺干將之劍也。吳越春秋曰。吳王闔閭請

干將作劍。干將者。吳人。其妻曰莫邪。干將采

五山之精。六金之英。候天地。伺陰陽。百神臨

視。而金鐵之精。未流。夫妻乃剪髮及爪。而投

之鑪中。金鐵乃濡。遂成二劍。陽曰干將。而作

龜文。陰曰莫邪。而作漫理。干將匿其言以道

德為城。以仁義為郭。莫之敢攻。莫之敢入。文

王是也。以道德為軸。音逐以仁義為劍。莫之敢

當。莫之敢御。湯武是也。今不建不可攻之城。

不可當之兵。而欲任匹夫之役。而行三尺之

刃。亦細矣。道應篇曰。齊楚吳越。皆嘗勝矣。然

道之主。能持勝。孔子勁杓國門之關。而不肯

以力聞。墨子為守攻。公輸般服。而不肯以兵

知。善持勝者。以強為弱。故老子曰。道冲而用

擊夫不敢刺。不敢擊。非無其意也。臣有道於此。使人本無其意也。夫無其意。未有愛利之心也。臣有道於此。使天下丈夫女子莫不歡然。皆欲愛利之心。此其賢於勇有力也。四累之上也。大王獨無意耶。宋王曰。此寡人所欲得也。惠孟對曰。孔墨是已。孔丘墨翟無地而為君。無官而為長。天下丈夫女子莫不延頸舉踵而願安利之者。今大王萬乘之主也。誠有其志。則四境之內皆得其利矣。賢於孔墨也。遠矣。宋王無以應。惠孟出。宋王謂左右曰。辨矣。客之以說勝寡人也。故老子曰。勇於不敢。則活。由此觀之。大勇反為不勇耳。揚雄曰。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兵家之勝。貴於未戰。

大夫曰。荆軻提匕首入不測之強秦。秦

王惶恐失守。衛君皆懼。荆客傳曰。燕太子

且滅六國。兵已臨易水。恐其禍至。丹患之。

因田光以交荆軻。於是與荆軻為上卿。令

秦武陽為副。俱入秦。刺秦王。臨發。太子及

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

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荆軻和而歌。為

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為歌曰。

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

為羽聲。慨慷士皆瞋目。髮盡上衝冠。於是

荆軻遂就車而去。終已不顧。既至秦。秦王

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

宮。荆卿進。樊於期之頭函。而秦武陽奉地

圖。匣以次進。至陞。軻取圖奉之。秦王發圖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手。而右

手持匕首。揜之。未至身。秦王驚。引而起。袖

絕。環柱而走。羣臣驚焉。乃以手搏之。起

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荆軻。

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

曰。王負劍。王負劍。遂拔以擊荆軻。斷其左

股荆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提秦王不中中  
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入創軻自知事不就  
倚柱而笑箕裾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專  
乃欲以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專

諸手劍歷萬乘去聲刺吳王尸孽立正鎬冠

千里吳世家曰伍子胥之初奔吳說吳王

為僂於楚欲自報其仇耳未見其利於是

喜乃客伍子胥子胥退而耕於野以待專

諸之事十二年冬楚平王卒十三年春吳

欲因楚喪而伐之使公子蓋餘燭庸以兵

圍楚之六濳使季札於晉以觀諸侯之變

楚發兵絕吳兵後吳兵不得還於是吳公

子光曰此時不可失也告專諸曰不索何

獲我真王嗣當立吾欲入之季子雖至不

吾廢也專諸曰王僚可殺也母老子弱而

兩公子將兵攻楚楚絕甘路方今吳外困

於楚而內空無骨鯁之臣是無奈我何光

曰我身子之身也四月丙子光伏甲士於

窟室而謁王僚飲王僚使兵陳於道自王

宮至光之家門著戶席皆王僚之親也人  
夾持鉞公子光詳為足疾入于窟室使專  
諸置匕首於炙魚之中以進食手匕首刺  
王僚鉞交於匈遂殺王僚公子光竟代立  
為王是為吳王闔廬闔廬  
廬乃以專諸子為卿  
聶政自衛由韓廷  
刺其主功成求得退自刑於朝音潮暴尸於

市

韓策曰韓傀相韓嚴遂重於君二人相

以之叱之於朝嚴遂拔劍趨之以救解於

是嚴遂懼誅亡去游求人可以報韓傀者  
至齊齊人或言軹深井里聶政勇敢士也  
避仇隱於屠者之間嚴遂陰交於聶政以

意厚之。聶政問之曰：子欲安用我乎？嚴遂曰：吾得為役之日淺，事今薄矣。敢有請於嚴遂，是嚴遂乃具酒，自釀，聶政母前，仲子奉黃金百鎰，前為聶政母壽。聶政驚，愈恠其厚。固謝嚴。嚴仲子，仲子固進，而聶政謝曰：臣有老母，家貧，客游，以為狗屠，可旦夕得甘脆，以養親，親供養備，義不敢當。仲子之賜，嚴仲子辟人，因為聶政語曰：臣有仇而行，游諸侯，衆矣。然至齊，聞足下義甚高，故直進百金者，特以大人糲糲之費，以交足下之謹。豈敢以有求邪？聶政曰：臣所以降志辱身，居市井屠者，幸以養老母，老母在前，政身未敢以許人也。嚴仲子固讓，聶政竟不肯受。然仲子卒備賓主之禮而去。久之，聶政母死，既葬，除服。聶政曰：嗟乎！政乃市井之人，鼓刀以屠，而嚴仲子乃諸侯之卿相也，不遠千里，枉車騎，下臣，臣之所以待之者，至淺矣。未有大功，可以稱者，而嚴仲



子舉百金為親壽，我義不文，然是深知政也。夫賢者以感忿睚眦之意，而親信窮僻之人，而政獨安可嘿然而止乎？且前日要政，政徒以老母，老母今以天年終，政將為知己者用，遂西至濮陽，見嚴仲子曰：前日所以不許仲子者，徒以親在。今親不幸而死，仲子所欲報仇者，請得從事焉。嚴仲子具告曰：臣之仇，韓相韓傀，又韓君之季父也。宗族盛多，居處兵衛甚設。臣使人刺之，終莫能就。今足下幸而不棄，請益具車騎壯士，以為羽翼。政曰：韓與衛相去中間不遠，今殺人之相，相又國君之親，此其勢不可以多人。多人不能無生得失，生得失則語泄。語泄則韓舉國而與仲子為讐也。豈不殆哉！遂謝車騎，人徒辭獨行。仗劍至韓，韓適有東孟之會，韓王及相皆在焉。持兵戟而衛侍者甚衆。聶政直入階刺殺韓傀，韓傀走而列哀侯。聶政刺之，兼中列哀

侯左右大亂。聶政大呼。所擊殺者數十人。因自面皮抉眼屠腸。遂以死。韓取聶政屍。暴於市。縣購之千金。久之莫知誰。政姊嫫聞之。曰。吾弟至賢。不可愛。妾之軀。滅吾弟之名。非弟意也。乃之韓視之。曰。勇哉。氣矜之隆。是其軼賁育。高成荆矣。今死而無名。父母既歿矣。兄弟無有。此為我故也。夫愛身不揚弟之名。吾不忍也。乃抱屍而哭之。曰。此吾弟軼深井里。聶政也。亦自殺於屍下。晉楚齊衛聞之。曰。非獨聶政之能。乃其姊者。列女也。聶政之所以名施於後世者。其姊不避菹醢之誅。以揚其名也。唐睢且曰。專諸之刺王僚也。彗星襲月。聶政之刺韓傀也。白虹貫日。要離之刺慶忌也。倉鷹擊於殿上。此三子皆布衣之士也。懷怒未發。休祿降於天。呂氏春秋曰。豫讓必死於襄子。而趙氏皆恐。成荊及人。誠得勇士。乘死於韓王。而周人皆畏。

強漢之威。凌無義之匈。以制其死命。責以

其過。若曹劇。之負齊桓公。遂其求。雜事篇曰。

昔者齊桓公與魯莊公為柯之盟。魯大夫曹劇謂莊公曰。齊之侵魯。至於城下。城壞

壓境。君不圖與。莊公曰。嘻。寡人之生不若死。曹劇曰。然則君請當其君。臣請當其臣。

及會。兩君就壇。兩相相揖。曹劇手劔。拔刃而進。迫桓公於壇上。曰。城壞壓境。君不圖

與。管仲曰。然則君何求。曹劇曰。願請汶陽田。管仲謂桓公曰。君其許之。桓公許之。曹

劇請盟。桓公遂與之盟。已盟。標劔而去。左

右曰。要盟可倍。曹劇可讐。請倍盟而討曹

劇。管仲曰。要盟可負。而君不負。曹劇可讐。而君不讐。著君天下矣。遂不倍。天下諸侯翕然而歸之。為鄆之會。幽之盟。諸侯莫不至焉。為陽穀之會。貫澤之盟。遠國皆來。南

伐強楚以致菁茅之貢。北伐山戎為燕開路。三存亡國。一繼絕世。尊事周室。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功次三王。為五伯長。本信起乎柯之盟也。推鋒拊音銳

寧廬擾亂。上下相遁。因以輕銳隨其後。匈奴必交臂不敢格也。

文學曰。湯得伊尹。以區區之毫音薄兼臣海內。

文王得太公。廓鄴鄙以為天下。齊桓公得管仲。甯戚以伯音霸諸侯。秦穆公得百里奚。由余

西戎八國服。夫。朝歌之廢屠。子良之逐臣。棘

津之售不庸。文王用之。而音管仲其鄙人之

賈人也。南陽之激幽。魯之免囚。桓公用之。而

霸百里奚。虞之乞人。傳賣以五羊之皮。穆公

相之。而朝西戎。孔子曰。不肖者材也。遇不

遇者時也。今無有時。賢安所用哉。伊尹故有

莘氏。僮也。負鼎操俎。調五味而立為相。其遇

湯也。呂望行年五十。賣食棘津。年七十。屠於

朝歌。九十乃為天子師。則遇文王也。管夷吾

束縛。自檻車以為仲父。則遇齊桓公也。百里

奚自賣五羊之皮。為秦伯牧羊。舉為大夫。則

遇秦繆公也。冉有曰。夫百里奚。齊之乞者也。逐於齊。西無以進。自賣五羊皮。為一軛車。見

奉穆公立為相。遂霸西戎。大公望少為人壻。老而見去。屠牛朝歌。賃於棘津。鈞於磻溪。文王舉而用之。封於齊。管仲親射桓公。遂除報讐之心。立以為相。存亡繼絕。九合諸侯。一匡天下。鄒子說梁王曰。伊尹故有莘氏之媵。臣也。湯立以三公。天下之治太平。太公望故老婦之出夫也。朝歌之屠佐也。棘津迎客之舍人也。年七十而相周。九十而封齊。管仲故成

陰之狗盜也。天下之庸夫也。齊桓公得之為仲父。百里奚道之於路。傳賣五羊之皮。秦穆公委之以政。甯戚故將車人也。叩轅行歌於康之衢。桓公任以國。故詩曰：縣縣之葛。在於曠野。良工得之。以為絺紵。良工不得。枯死於野。此七士者。不遇明君聖主。幾行乞丐。枯死於於中野。譬猶縣縣之葛矣。李康曰：伊尹有莘氏之媵。臣也。而阿衡於商。太公渭濱之賤老也。而尚父於周。呂氏春秋曰：百里奚處乎虞。而虞亡。處乎秦。而秦霸。百里奚之處乎虞。知非遇也。其處於秦。非加益也。秦紀曰：戎王使由余於秦。秦後歸由余。繆公又使人間要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秦用由余謀伐戍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戎。尊賢篇曰：國不務大。而務得民心。佐不務多。而務得賢。後得民心者。民往之。有賢佐者。士歸之。語曰：得十良馬。不若得一。日樂得十良劍。聞不若得一。歐冶得地。下里。不若得一。聖人聞

得賢聖而蠻貊來享。未聞河殺。人主以懷遠

也。周書曰：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入蠻。西旅底貢。厥絜大保。乃作旅絜。用訓于王。曰：嗚呼。明王慎德。四夷咸賓。無有遠邇。畢獻方物。詩云：惠此中國。以綏

四方。故自彼氐羌。莫敢不來王。非畏其威。畏其德也。故義之服。無義。疾於原馬良弓。德之召遠。疾於馳傳。去聲。重驛。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傳命。





上海圖書館藏

三

